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第三十九回 小英雄自投羅網 好夫婦各走程途

卻說瑤仙來看嫂嫂，見他躺在槽邊，遂叫聲：「嫂嫂起來罷！」見他不哼，伸手來扶，那裡扶的起來？原來被那馬踢在致命之處，早已升仙去了。瑤仙見是死了，嚇的啼哭起來。正自害怕，又見他哥哥帶著一夥人提燈執棍擁將進來，那夥人奔向房中去了。衛秀才見妻子死在地下，妹妹在旁啼哭，嚇的魂不附體，連忙就問，那瑤仙只是哭個不住。那夥人從房中又跑將出來，問道：「小姑娘，房中那個人那裡去了？」衛秀才又是心疼，又是著急，蹣跚腳兒說：「小姑奶奶，別嚎喪了！快快說話罷！」瑤仙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自那個人去後，也不知嫂嫂往那馬跟前作什麼去來，那馬跳躍起來，把嫂嫂踢倒了，咬斷韁繩，跑出門去。房中那個大姐隨後趕出去了。」眾人亂哄哄問道：「往那方去了？」瑤仙望正南上指說：「往那邊去了。」眾人聞言，齊出門，往正南上忙忙趕去。這裡衛秀才只落了好幾場大哭，買棺盛殮，不必細言。那些捕快人等白趕了半夜，那有一點影響？只得回來稟復知縣。彼時衛秀才進城出首的時候，先與捕快人等定下計較，地下繃上繩索，把曹爺哄了出來，絆倒在地，三四十人出其不意，向前按住，捆綁了個結實，簇護到縣堂上。知縣問其原由，曹爺全無懼色，仰面站在堂上，昂然說道：「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乃大丈夫所為。五松山三個狗男女，無法無天，公然作惡，是我一怒殺之。別無活說，貴縣也不必細問，等我見了談德那個狗官再與他算帳便了。」知縣也不復問，遂傳禁子收監。次日午後，追公子的捕快人等回來覆命，說：「小人等追到三十里之外，不見蹤跡，只得回來，討老爺的示下。」知縣聽了，那有工夫管他的閒事，拿不住也就罷。少不得作公文一角，派四個都頭，一輛白板木車，把曹爺解交仁和縣去了。

言不著文豹曹爺遭羅網，聽表臨凡玉女星。多虧衛氏瑤仙女，公子躲過這災星。騎在馬上如酒醉，不知東南與西北。一直跑到東方亮，扶桑高照太陽紅。回頭不見人追趕，這才心中少安頓。天明不敢走大道，只揀深幽小路行。牽掛義兄曹文豹，盼他後趕早相逢。勒轡慢走將他等，回頭不住看分明。這公子提心吊膽朝前進，猛然見一座高山把路橫。這座大山名腰帶，東西百里有餘零。山中有座狼牙洞，兩頭有路內中空。裡邊住著賊強盜，多年積聚幾千名。白日裡扮作良民出來混，夜晚間分頭打搶富家翁。地方官員拿不住，不曉窩巢與腳蹤。漸漸的買馬招軍稱字號，意欲為王把事成。為首的名叫天不怕，地不怕強人是第二名。吳富吳鈞人兩個，軍師巴道共衛奕。還有祝峨與從畔，結義同盟八弟兄。共保天大為寨主，胡行亂作號八龍。這一日祝峨從畔察山口，帶著巡哨嘍卒十數名。林中高處朝下看，為的是劫奪行客與經營。恰遇公子山下走，眼尖的賊子看的明。用手一指把嘍兵叫：「那一邊馬上女子好姿容。這匹黑馬真良驥，你看他蹄不沾塵快似風。何不下去將他搶，人獸雙得兩件功。」說畢二賊朝下走，嘍卒後面腳不停。跑出口口離不遠，齊聲嚇喝似雷鳴。大叫：「女子不要走，留下金銀放你行！」手舉鋼刀朝前護，那時嚇壞寇雲龍。

公子一見，只嚇的膽裂魂飛，無別的方法，只好是加鞭催馬，嚇的的吧喇喇似電掣星飛，往北跑去。強賊欺他是個女子，又是曠野無人，狠心不捨，放開賊腿，趕將下來。趕了三十里之外，公子不住回頭觀看，相隔只有一箭多遠，前後奔騰。

公子正在危急，面前有座柳林，只見從林北轉過二人二騎，迎面而來。公子看見這兩個人更又奇異，一個面如鍋鐵，一個臉似丹霞，不用通名道姓，看官知道是夢鸞小姐與侍女青梅。公子猛然一見，又當是個強人，說聲不好，幾乎墜馬。小姐是個美貌女子，孤身落荒而走，後面有人追趕，一定有故，不覺心內生憐，遂勒馬問道：「那小娘子不要吃驚，我們俱是行客，小娘子為何這樣慌張？後面追趕者卻是何人？所為何事？」公子一面跑一面說：「我也是行路之人，從那山前經過，遇著這伙強寇攔路搶掠，望壯士搭救。」這兩句話的時候，那馬就跑過了。小姐回頭說：「小娘子不要害怕，等在下把這廝們打發回去。你且在柳林內歇息少等，在下還要請教。」公子一面答應，一面跑出柳林北邊去了。

說話之間，強賊已到了面前。青梅抽出雙鋼，小姐的青鋒出鞘。

他主僕齊縱徵駝迎上去，喝罵：「強賊少要狂！青天白日行霸道，滔天萬惡掠紅妝。知時務者速逃走，少要挨遲狗命亡！」祝峨一見心好惱，從畔聞言怒滿腔。他二人齊舉橫刀朝上闖，主僕倆劍鋼飛騰兩兩搪。馬打盤旋交上手，只聽兵刃響叮噠。數個嘍兵朝上望，齊把刀槍棍棒揚。佳人的劍法有傳授，青梅的雙鋼不尋常。虎入羊群差多少，不亞山雞鬥鳳凰！不消半盞茶時候，山賊不濟暗著忙。刀法散亂無後力，勉強支持把劍搪。高小姐回身抽劍更門路，使了個單手摘星取太陽。強賊不懂刀胡砍，這佳人順手一揮賊中傷。只聽咯哧一聲響，人頭落地冒紅光。從畔一見祝峨死，強賊害怕面焦黃。不敢戀戰忙回步，止望逃命轉山岡。青梅怎肯輕饒怨，忙催坐騎鋼高揚。連頭帶背只一下，山賊去見五閻王。小姐青梅隨後趕，只殺的，十個卒死四雙。

那兩個幸喜生了四條快腿，看著光景不好，先跑了一步，得以逃生，回山去了。

青梅指道：「那邊山上定是他的巢穴，他這一回去，只怕還有為首的出來。」小姐說：「可惜你我手下無有兵將，孤掌難鳴；若有兵將，帶領前去，剿滅了山賊，立了這件功勞，借此面君，也好替老爺贖罪。」青梅說：「何必立此小功？等著那國裡反了，小姐作元帥，我作先鋒，提兵調將，馬到成功，掙一個公伯王侯，那時再與老爺辨冤，豈不更好？」小姐歎道：「那能得此機會？又訪不著害老爺的仇人，這冤如何得雪？且莫閒談，快到柳林看看那女子要緊。」青梅說：「小姐與那丫頭那世裡有緣，萍水相逢，這等關切，莫非也要學那說書唱本上的故事，招個媳婦兒麼？」小姐笑道：「不是這等說，你我與他都一般的女子，咱們所仗有這點本領在身，若是與他一樣，遇此強橫，也不過束手待死。常言鳳死鸞悲，物傷其類，為人須為徹，我意欲問他個姓名來歷，將他送到地土，豈非一件好事？」青梅說：「倒也罷了。」

當下主僕二人，說說笑笑，來至柳林，抬頭一看，哪有什麼女子？不知從幾時就走了。原來那時公子見黑面男子要去擋賊，叫他在柳林等候，還說有話問他，彼時雖然口內答應，心中卻猶疑不定，見他二人面貌兇惡，又不知是個好人歹人，這一與賊動手，未保勝負，萬一失機，強人一定還來搶我，依然身入虎口；即便得勝，我如今現是喬妝，他若另起別意，我卻如何是好？豈不是躲過喪門而投甲客？想至其間，不敢等候，遂忙忙加鞭，飛馬向北去了。及至小姐到此，已去多時了。青梅一見，說：「這可辜負了小姐的好心了！那沒良心的小娼婦兒，也不管咱們的死活，撇下就跑咧！」小姐說：「你少胡說，雖然是一過之間未得看真，那一表人材，令人可愛。說話清朗，字句沈著，定是個聰明閨秀，全材女子。」青梅說：「小姐只顧看了上妝，怎麼就沒看見那對尊足？這長這寬，把寶鏡都裝滿了。憑有什麼好容顏，這就是一個一包含，再全個七八全罷！」小姐笑道：「到底是你留神，我就不曾理論。」青梅說：「少要取笑，姑娘昨夜夢見黑虎，今日就救了他，莫非是位貴人也未可定。」小姐說：「到少說大腳夫人醜王妃，不全之材，方是全命。」

二人說說笑笑，各催坐騎，繞過了腰帶山，走了四十餘里，方有了店舖。打了午尖，又往前趕了一站，天色將晚，到了姑蘇驛於家老店投宿。小二向前接馬，問：「客官要夥居要獨睡？北邊大屋裡夥居錢少，廂房窗戶小些，都是涼爽潔淨的房子。」小姐看那西廂房門上掛著竹簾，窗上糊著冷布，房屋緊小，倒也乾淨，遂道：「就是這屋裡歇罷。」小二答應，幫著青梅打進行李，主僕拂塵淨面，小二送上茶來。又問：「客官用什麼酒飯？」小姐說：「不用酒，有好菜飯端來。」吆喝下去。不多時用方盤端來，放上小桌，擺在上面。小姐面北坐下，青梅站在橫頭。

主僕二人剛用飯，只聽外面有人聲。怪叫吆喝官差到，「閒人閃路讓車行。」「還不躲開朝前擠，好一個瞎了眼楞頭青！」那個說：「不怕碰著只管走，誰叫招呼他不聽！」但只見一輛大車朝前趕，有四個公人打扮勢頭凶。歪帶著帽子把胸脯敞，手提木棍帶鋼鋒。高叫店家快喂馬，大步昂然往裡行。內中跟隨一罪犯，這小姐猛然一見暗吃驚。只見他身材凜凜多威武，相貌堂堂迥不同。虎步彪形神色坦，相隨共入北房中。正從小姐窗前過，慧性佳人看的明。連忙放箸把青梅叫：「你看方才過去是英雄。看他一表非凡品，到將來不是王侯定國公。不知為著什麼事，一定其中有隱情。待我過去問一問，你在此看守行囊莫遠行。」佳人說畢忙移步，

反身來至北房中。見他們洗臉已畢剛用飯，這小姐拱手含春叫老兄。

小姐走進房中，望著一個把手一舉，說：「王都頭一向可好？有何貴幹，行此遠路？」那一個解子抬頭一看，小姐容顏奇異，穿帶不俗，是個貴宦武萌生的打扮，都一齊站將起來。那一個連忙說道：「承問，承問，在下賤姓巴，並不姓王。」小姐復又仔細一看，說：「果然不是王都頭，只因尊貌與敝友相仿，又遇小弟眼拙，誤驚錯認，多有得罪！」解子說：「世上之人一般樣的容顏頗多，這有何妨？請坐，請坐。」小姐坐下，小二走來問道：「列位上差用什麼飯酒？」公人未及開言，小姐說：「揀上好的酒飯菜餚多端上來，等我會帳。今日幸會諸兄，小弟作東，奉敬三杯，略表識荊之意。」那公門中的爺們是最不嫌吃喝的，聽得此言，一個個眼樂眉開，連耳朵都是笑的，一齊謙辭道：「這如何使的？聽相公的貴音，必是遠客，到了敝處，我們奉敬才是，那有倒叨擾的理呢？」小姐說：「四海之內皆兄弟，這有何妨？」當下小二用大方盤端了菜來，無非是美酒鮮魚，烹炸煎炒，放上大桌，連曹爺共是七人，見禮坐下。那幾個公差見了這不花錢的東西，怎肯作客？放量開懷，盡情痛飲。

酒至半酣，小姐見他們都有些醉意，遂慢慢向曹爺問道：「兄長貴姓大名？觀足下氣概不俗，小弟斗膽，不嫌唐突，請教卻是為何事？」曹爺未及開言，一個解子指手畫腳說：「若要提起這位曹爺，天上少有，地下無雙，是我們江南第一個英雄漢。乃武惠王曹老爺之後，統制老爺的公子，尊字文豹。為朋友的事幹連在身上，目今送回本縣。昨日起解的時候，房裡押司囑咐我們一路小心防守，我說不妨，曹爺是何等的好漢，怎肯帶累了我們？因此到了半路……」那一個接言道：「我就與他老把刑具鬆了。要是提起這件事來，更又叫人聽著勝似又吃一斤好酒。」說著，鼓掌大笑。小姐說：「何不說與小弟聽聽，也好長志。」曹爺見問，說：「承兄下問，小弟只得絮耳。

只因為秉性生來多粗魯，遇事不平拙氣發。敝友雲龍寇公子，與小弟義氣相投情最洽。惡槐氏這般如此將他害，五松山我怒把三人一處殺。貪官聞報捉兇犯，戴兄透信我離家。不意青樓出俊傑，野青園中遇女俠。賢弟兄妹受恩思補報，玉香園為聘定嬌娃。海棠巧定喬妝計，弟兄避難走天涯。路過昭文來看友，投宿秀士衛珍家。想不到衣冠隊裡出禽獸，貪財出首告官衙。謊哄小弟把城進，猝然中計被擒拿。」夢鸞小姐聞此話，芳心一陣亂忽搭。口中答應說「原如此」，腹中輾轉自詳察。「今早遇著那女子，不用說了定是他。幸喜下曾問名姓，渾然過去到不差。那時若還言就裡，倒叫奴家羞答答。這如今，曹兄為此身遭難，解回原籍一定殺。慢言他這等大恩當補報，就即便遇此英雄也當救拔。」佳人思忖時多會，眼望公差把話答。

說：「怪不得列位方才稱贊曹兄，果然這件事惟大英雄方能作得出來，可敬，可敬！列位今上仁和縣，與小弟正是一路，舍親也在仁和居住，只因家尊在寧波府經略，小弟久違膝下，欲去問安，順路到仁和縣探望舍親。聽說這裡鞍轡極佳，欲買一盤送與舍親，苦難稍帶。正遇著眾兄，即借車架替小弟帶帶。」那四個人吃了便宜嘴，已是歡喜無盡；又聽得要一路同行，想著還有幾頓嘴頭；又聽得是現任貴宦公子，越發親近起來。一齊說道：「這有何妨？別說一盤，就是十盤，等小人們步下走也替老爺捎著。」那一個說：「可是呢，我們真正粗率，盤桓了這半天，酒飯都擾咧，還不曾請教相公的尊姓大名。」小姐說：「小弟姓談行九，賤字無識。」公人說：「原來是談九爺，失敬，失敬！」又說了幾句閒話，告辭回轉廂房，關門安寢。

青梅低低說道：「我方才坐在窗台上，那屋裡說話，我都聽的明白。原來姑爺也遭了這等大禍，難為那姓曹的壯士捨死忘生，救了姑爺。又撞著老衛家那一雙禽獸，把這等一個好人打在網中。」小姐說：「我這裡思量要如此這般救他，你說好麼？」青梅說：「很是，很是。可是咱們今早在昭文縣地界遇見的那位大腳的太太，只怕是姑爺。」小姐把臉一紅，回身一口把燈吹滅，主僕安寢。

到了次日，大家起身。小姐煩店家買了一副鞍轡，帶在車上，算還店錢，出了於家老店，往前行走。

車前馬後登途路，竟奔仁和撲正南。走至辰時投客店，歇息用飯把茶餐。涼爽一回又走路，行走多時又打尖。吃的是鮮酒活魚高貴品，都是佳人會酒錢。不但公差心裡樂，連那車夫也喜歡。一路上百般趨奉高小姐，爺長爺短叫的口乾。看看申末天交西，這佳人閃目留神四下觀。面前一片沙凹地，並無行客少人煙。周圍一望無村舍，荒草連雲百里寬。有幾座多年古墳在白楊下，石碣歪倒土中含。就在路旁離不遠，不多一時到面前。小姐青梅勒住馬，口內齊說：「好熱天。何不在此歇歇馬，大家林內去盤桓。」四個公差齊道好，喝叫車夫且住鞭。小姐青梅先下馬，走至林中坐騎栓。曹爺解子將車下，大夥兒坐在林中古石邊。

大家涼爽了一回，一個解子看了看天色，說：「九爺，日將西沉，咱們該走了罷！」小姐說：「且不要忙，等我變個戲法兒與列位看看，再走不遲。四人起說：「很好，九爺會這個玩意兒，就變個我們見個世面。」小姐起身，拔劍在手，走至一塊石旁，說：「我這一劍下去，將這石頭為兩段，豈不是個戲法？」公差笑道：「我不信九爺有這等力氣。」小姐也不再言，單手舉劍。渾身攢力，掄起青鋒，往下一斲，只聽響亮一聲，火光亂爆，石分兩段。眾公人齊聲喝采道：「九爺真是天上神仙下界，不然怎有這等神力？」曹爺一見，不由也叫了一聲好。小姐掄劍向前，帶笑說：「問你們四位的腦袋可有這塊石頭結實麼？」四人大笑起來，說：「我的九爺，我們都是爹的骨頭娘的肉體，凡胎怎麼比的石頭？」小姐說：「這就好說了。我如今奉求列位一件小事，可肯見許麼？」公差說：「好說，我的九爺，別說一件，就是十件，無不從命。」小姐說：「既然這等，多感盛情。這位曹爺乃是我的舍親，小弟特跟至此，專為救他。好好將他放了，日後相逢，定酬盛德。如若不肯，這石頭就是列位尊首的樣子，每位奉敬一劍，不要見怪！」四個人聽了此言，不亞如雷震的鴨子一樣，彼此面面相覷。他們四人身上雖都有武藝，已被小姐嚇住，又見他那紅臉的小廝站在背後，斜提著雙鋼，怒目而視，思量動手未必是他主僕的對手。

他四人默默無言時多會，忽有一條計上心。向前雙雙齊跪倒，老爺連連口內尊：「吩咐之言當從命，何況曹爺英雄好漢是令親。但只是身係官差難由己，放了曹爺怎生回轉去交文？爺本是明人請細想，非我們不識好歹骨擦心。九爺若不肯輕恕，不如放手殺我們。」一邊磕響頭碰地，嚶嚶慟哭淚紛紛。青梅女手揚雙鋼向前喝，叫：「公子休信他小意虛心！世上人惟有公門心最惡，口是心非會瞞人。軟則欺來硬則怕，威行霸道害良民。今日個惡貫滿盈應了卻，又何必善言善講碎勞神。給他個連珠炮響兵兵起，等小人送他們去見閻君。」這青梅揚鋼向前真要打，高小姐疾忙攔阻面生嗔。喝叫青梅：「休動手，救人何苦又傷人！而且他們無甚惡，何必殺生暗損陰。到不如將他綁在楊樹上，任其死活不知聞。」青梅答應說很好，主僕倆走向前來把手伸。